

范香溪先生文集

楚辭集卷之六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巡幸

王者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故不常厥居黃帝以師
兵爲營衛遷徙往來無常處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
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周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
弗庭綏厥兆民是豈樂於勤動爲哉將以一身之勞
易天下之安聖人之心也然臣觀盤庚遷都告其臣
民曰汝不謀長以思乃灾汝誕勸憂則知古之人君
將遷都改邑非徒爲是紛紛蓋爲長久之慮不得已
而議遷而其臣民亦有所憚動也陛下時巡于邁雖

非遷都至若鑾輿天行百官羣司千乘萬騎與臣庶之景從者不謂無煩亦當爲久長之慮有不得已然後移蹕則人有悅心國無徒費故曰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且陛下以決策親征巡幸建康天威所臨諸軍增氣義士激烈孰不用命甚善舉也然臣愚慮以爲有可議者建康王者之宅東晉時溫嶠議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而王導獨以建康爲可遂定都不遷則江左形勝無踰建康者然孫權居之即城石頭又作濡須塢汙江西繼而權以七萬兵却曹操四十萬衆於濡須則地之可以戍守者宜爲之備

也又東晉時巨盜凌擾皆自上流奄至變出不虞故
王敦盧循之徒伺間竊發則上流之可爲藩屏者宜
爲之備也旣修戍守又有上流之防然後翠華可駐
建康以經略中原然臣愚慮又有可言者自古皇居
帝宅未嘗不爲居重馭輕之計其勢若身使臂臂使
指小大適稱而不悖唐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
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其驗也令雖悉師討賊
務揚威武而輦轂之下兵衛亦安可以不強甚非居
重馭輕之道也唐肅宗在靈武衆單寡軍容缺然得
郭子儀李光弼兵故國威大振德宗時段秀實言禁

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
獸畏者爲牙爪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此
欲強本幹備非常之意也昔漢高祖與楚戰出成臯
至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收其軍
兵遂大振因令耳備守趙地令信發趙兵未發者擊
齊高祖必先取二人兵以自振故能使之俯首聽命
維所指使不然則信耳萬有一驕蹇不受約束且無
以制之此實將將之術安危之機語之於今宜留聖
慮者也陛下誠即日親御六軍張皇武節則戎卒前
驅千麾萬旗天威震赫國勢隆矣儻尚觀兵俟時以

行天討則環衛禁旅居重馭輕誠不可後

形勢上

厥今中興既有取勝之資矣在所以用之如何耳何謂取勝之資形勢是矣臣請以三國言之夫孫權劉備皆一時人豪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合此二長共爲唇齒其勢足以患魏人地雖廣兵雖強亦常鯁鯁然恐吳蜀之一合而軋已也故吳蜀和則魏不敢動吳蜀離則魏思間釁以圖之方權備之交相伐也魏劉曄乃欲大興師以襲權及吳蜀之使復通魏賈詡則曰劉備有雄材孫權識虛實據險守要汎

舟江湖難卒謀也以是知吳蜀有勝魏之資權備不
知相與合力而用之非不知也其心則異而勢則有
所不合今吳蜀地皆我有人無異心勢無不合豈非
取勝之資乎第顧用之如何耳夫江左與蜀雖猶輔
車而川塗回遠聲問往來動以數月或道路壅梗則
音郵曠絕故以重師鎮襄陽通川蜀聲援誠今日所
宜先也襄陽北接宛許西接益梁南阻漢水其險足
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故吳人欲據之以蹙曹操晉
人欲鎮之以保上流蕩秦寇唐人又謂襄鄧之西夷
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

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洛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是襄陽亦取勝之資而又可以用吳蜀豈非所謂形勢者乎晉人有言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據形勢以經畧中原正急務也然吳蜀襄陽可以為取勝之資而不足以盡天下之形勢今之議者皆曰長江數千里實天下之形勢故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涌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苻宏亦云晉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豈非天下形勢無踰於長江乎臣竊陋

之夫吳之所以不能吞曹氏而據中原晉之所以不能滅胡醜而復境土者殆無他焉正以其謀陋而無復遠略區區恃長江之險以爲形勢而止耳吳人之謀則曰取徐州不如全據長江故當時僅能擅有江表成鼎峙之業晉人之謀則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故當時劃淮以北大抵弃之然則爲今之計詎可恃長江如吳晉之陋乎必將尅復神州不失舊物則又當縱觀天下形勢爲經畧之宏規而臣所陳吳蜀襄陽者取勝之資也

形勢下

吳蜀襄陽臣既言之矣雖并涼幽燕於此有未暇詳至若歷陳中原之形勢內以固藩翰外以謀攻取者臣請參古據今而備論之武昌爲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援奔不難故前世都江左者皆以爲要地使重將鎮之爲內外走援則武昌形勝之地也夏口在荊江之中與沔口對通接雍梁實爲要津故周瑜以三萬人據之能破魏武數十萬衆則夏口亦形勝之地也襟江帶湖北連豫壤西接荊州則豫章亦形勝之地也夷陵江東關限昔吳人以爲安危之機如其有虞必傾國爭之則夷陵亦形勝

之地也睢陽爲江淮保鄣唐張巡以千百卒守之能禦劇賊使不得搏噬東南則睢陽亦形勝之地彭城地勢陸通驍騎所騁呂蒙嘗謂孫權今日得徐曹操後旬必爭則彭城亦形勝之地也荀彧謂兗州天下之要以比關中河內則兗州亦形勝之地也魏武之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則許下亦形勝之地也長安據函嶺界褒斜帶洪河爲古金城則長安亦形勝之地也唐郭子儀以河中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中則兩京可圖則河中亦形勝之地也我旣鎮襄陽用吳蜀之資矣又當遣良將勁卒戍

夷陵以控引荆吳川蜀之勢又命大師宿重兵鎮武昌夏口豫章以制上流而備不虞藩翰固矣然後中原爲可圖凡諸軍所臨因利乘便苟可以進取則形勝之地皆所宜知我師得利於西則可以出長安臨河中得利于東則可以出彭城臨兗州得利于宿泗則可以取睢陽得利于陳汝則可以取許下數道並取形勝據之或鼓行勁攻或犄角合勢則太河之北虜必連營固守所以備我者廣而不暇及遠彼汴城僭叛知虜援之不力必爲收兵閉壘之計非得帶甲數十萬且不能守則抗我之衆皆將入汴自保矣此

得形勢之地雖不專於用奇亦可以圖賊也然而形勢固有彼我共之者又成敗之機不可失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我知之彼亦知之我能用之彼亦能用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其時故不知形勢之可用者敗呂布是也知形勝之可用而不能用者亦敗烏承恩是也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者亦敗毋丘儉是也曹操曰呂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而布卒爲操所克此非不知形勢之可用以取敗乎有說烏承恩使據常山以抗賊咽者且曰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

安譬猶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疑而不決卒守
于信都此非知形勢之可用而不能用以取敗乎母
止儉從項欲爭據南頓發十餘里聞王基先至已據
之矣儉遂復還保項卒爲基筭所破此非欲用形勢
而不能先人以取敗乎今臣所陳形勢固不可不知
然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先人又皆非所以取勝也
嗟夫天下形勝之地異時皆吾有也有之而不知守
失之而不知復失一邑則弃一邑失一郡則弃一郡
隨失隨弃以至于今惟異時弃之也甚易故今日收
之也甚難昔漢靈帝時以兵亂不解司徒崔烈欲弃

涼州議者不可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若使左
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至憂
社稷深慮也向令為國家守土地者以天下至憂社
稷深慮為念必不輕弃郡邑雖力不足而弃去必思
即復取之惜其弃而不即復取遂使左衽之虜盜據
士勁甲堅之處為亂迄今而勢尚強嗟夫往者不可
悔而可以為今之戒也

用人

天下之人頑非木石則皆可以意氣動暴非虎狼則
皆可以誠心感善用用人者知其然故常用其所不可

用或取於讎或取於盜讎與盜宜若不可用也而吾能用之是以得其心而致其力讎者曰吾怨也今釋怨而不吾憾何忍負之盜者曰吾罪也今捨罪而不吾弃何忍負之彼其意氣之所動誠心之所感可使之趨深溪可使之蹈白刃可使之赴湯火而不愛其死昔齊侯念管仲射鉤之讎鮑叔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晉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樂氏則亦子之勇也晉戴若思作劫自悔卒能事君盡節唐令狐彰從安史自歸卒能忠